

落、物欲横流、价值标准纷乱的当下社会生活中，很多年来一直深感压力隔膜，也常常下意识地感到惊恐，因此头重脚轻的形象，就成为作者在现实生存中的感受和意象。

走神的大眼睛，是忻海洲画面人物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忻海洲自己是大眼睛，他谈过的女友都是大眼睛，这也许是一种难以说清楚的心理暗示，每次我看到忻海洲的画，就会想起他那有点惊恐的大眼睛，也会想起他谈过的女友的大眼睛。我毋宁把忻海洲画面人物的眼睛看作是他自己的大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走神的，象在做着白日梦的眼睛，把所有的观看这个大眼睛的观者，带进他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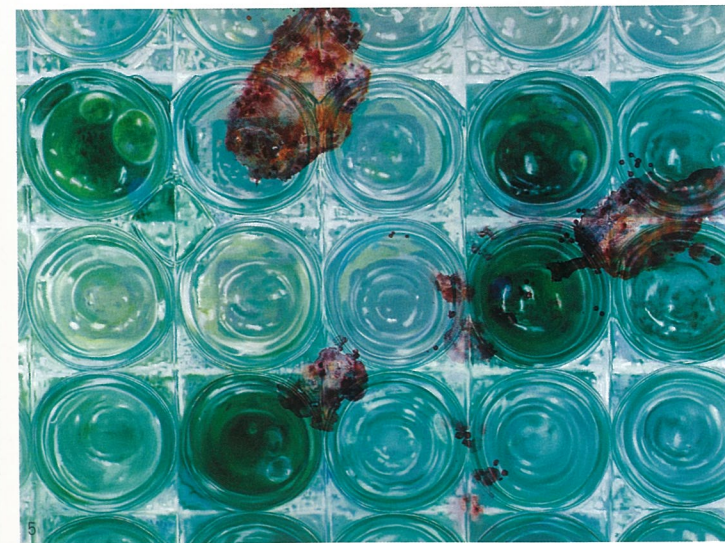
己的内心，带进他自己没有色彩的记忆，让人来分担、共享他曾经有过的喜怒哀乐。“这是一个迷幻的梦境，从当下现实经验的游离、一次令人神往的出走、到一幕绵延的白日梦。我试图通过不确定的笔触用时间中流下的沉淀来明晰一个心理现实的图景，它是一个去掉现实的新现实，是生命中另一种生活景象在内心的映照。绘画滴出时间、生命与观看的结晶，隐含着个人的历史对现实的审视、质疑，时间也在消亡之中？……而我眼前的这些点、线、笔触流淌集合的画中人物仿佛转眼就变成没有形状的一片茫然的灰黑的点，化作尘埃、化为乌有。而时间正在消亡……”



THE SEDIMENT OF LIFE

- | | | |
|--------------|------|-----|
| 1、白日梦·迷惘No.2 | 丙烯 | 忻海洲 |
| 2、白日梦·手势No.1 | 丙烯 | 忻海洲 |
| 3、白日梦·手势No.3 | 丙烯 | 忻海洲 |
| 4、欲望的图像 | 亚麻油彩 | 张小涛 |
| 5、来自天堂的礼物之一 | 亚麻油彩 | 张小涛 |

● 栗宪庭



张小涛的作品明显有两类，一类作品很“性感”，给人最直接的感觉，最重要的技巧是一种虚乎乎和黏糊糊的画面处理，尤其是一些抽象的团块造型，如同显微镜下的细胞出现在他所有的画面中；透明粘液状混合着粉红、粉绿斑块状的处理，那是一种不均匀的混合，使粉红、绿斑块状象一种沉淀物，漂浮在黏糊糊的液体中。所以，沉淀物的处理也成为他作品重要的语言因素，画面的沉淀物也成为他生命的沉淀物，呈现出生命体被刺激或者被伤害后的反应，生命的分泌物，死亡的细胞，病毒状的物体，或者伤口的溃烂，沉淀物从他的内心沉淀，蔓延着，沉淀在整个画面，给人一种紧张、脆弱、敏感和担忧的味道。

《116楼310房》和《天堂（老鼠）》等作品，是他的新作，扩展到对周围生活、社会现状的感觉。张小涛说“我所理解的‘新生活’是充满着青春的享乐主义和末世的颓废情绪。放纵过度之后的糜烂图像是令人眩晕的，这些图像对于



1. 来自天堂的礼物之二 亚麻油彩 张小涛
2. 来自天堂的礼物之三 亚麻油彩 张小涛
3. 116楼310房 亚麻油彩 张小涛
4. 快乐时光-陷阱 亚麻油彩 张小涛

我来说充满着恐惧感和动荡不安。它们是我们荒诞生活微观片断的抽样放大，也是我们面对这个物质化的欲望社会从心理到生理的本能反应”。画面或许就是这个浮华世界，像酒醉后的眩晕景象，纸醉金迷，灯红酒绿，杯盘狼藉，狗偷鼠窃……

这一类作品中的杯盘狼藉，老鼠、垃圾、腐烂的蛋糕，如同此前画面中的青蛙，金鱼等形象，是一种意象，包括这里展出的忻海洲的作品，都是我称为的意象化语言模式。中国当代艺术中的绘画，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媒介，它的标志之一，是把上世纪初引进的西方写实主义绘画，再创造为一种意象化的语言模式。它的形成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但它不象超现实主义语言模式那样，源于“梦境”，依赖不同时空、不同质的形象变化和组合，达到一种荒诞的效果。意象化的语言模式，依赖的是现实感觉，它使用的具象形，不是带理性色彩的符号化或者象征性的具象，而是与生活体验有关的感觉化的具象。它更接近中国的古典诗词，象“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在现实物像的“真实”上，同时作为一种人生的境界和体验。或者象中国古典文人画，梅兰竹菊，山水草木，同时也是人的“胸

中逸气”的意象。只是当代艺术中的意象化作品，表达的是当代人的生存感觉，没有了传统文人那种典雅的情调，倾向更直接、更露骨甚至不惜更恶心地表达当代人的无聊、压抑、滑稽、荒唐等生存处境。在“绘画死亡”的口号喊了几十年，新媒体被越来越多的艺术家采用的今天，意象化语言模式，为绘画尤其传统绘画的当代转换，展示了新的可能性，也为世界当代艺术提供了一种具有启发意义的话题。

杯盘狼藉，老鼠，垃圾，腐烂的蛋糕，是张小涛的糜烂图像的意象。同时张小涛保持了此前画面虚乎乎的处理办法，以表达糜烂图像令作者眩晕的感觉。其次，张小涛在画面中依然保留了“沉淀物”的语言因素，只是在这里，“沉淀物”不象与性有关的人体分泌物，黏糊糊的感觉在减弱，使“沉淀物”更象“渣滓”，渣滓在杯盘狼藉，老鼠，腐烂的蛋糕意象中，成为一种提示，提示出充满“享乐主义和末世的颓废情绪，放纵过度之后的糜烂图像”的渣滓特征，这也是张小涛生命中的沉淀物——面对这个物质化的欲望社会，从张小涛心理到生理的本能中沉淀出的“渣滓”。

